

用文字做把壶

徐风

2015年12月21日,我和顾景舟弟子葛陶中先生,受央视《读书》栏目之邀,赴京做一档围绕《布衣壶宗》的访谈节目。在北上的动车里,陶中先生兴致很高,一改过去的寡言少语,讲述了很多紫砂界的陈年往事,其中最出彩的部分,就是顾景舟当年如何教授他用“古法”制壶。

之前,为了写作《布衣壶宗》,我曾经多次采访过他,基本是一问一答的路数。他是诚恳的,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。但是,出于某种谨慎,他对自己与顾老的关系说得不多。“古法制壶”之类,基本没有说到。

那次北京之行,听葛陶中讲故事,于我是十分意外的收获。

后来与陶中先生交往颇多。在他的工作室喝下午茶,庭前花草,树影婆娑,与他慢慢笃笃描摹当年学徒生涯的语调很搭。有些活色生香的细节,鲜活且有回味,都融入了茶里。其中,关于“古法制壶”,常常是我们茶叙的核心话题。陶中先生认为,师父当年教他的以古老手法来制作一把茶壶,续接了古人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,其精神脉络,一直可以接通到《阳羨茗壶系》和《阳羨名陶录》。其意义超出了技艺层面,是对紫砂文化的一大贡献。而这一点,在拙著《布衣壶宗——顾景舟传》里,尚未有足够的展开。他认为,当下真正掌握这些“古法”的艺人不多了,如果不以做壶的方式,把

它详尽地记录、传承下来,用不了多少年,它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。

在陶中先生略带沉郁的讲述里,我仿佛看到时光深处有一口紧闭的油漆剥落的箱子,深藏其中的制壶秘籍已然隔世许久,作为一个知情者、写作者,如果不去把它打开并且传之于世,它本身也会被时间氧化的。

基于陶中先生的信任,我决定来写这样一部“古法制壶”的书,我把它看作是《布衣壶宗——顾景舟传》的续章,是他的衣钵弟子对其精神的一种续接和弘扬。

陶中先生是个散淡的人。当时我们相约,从2017年的夏天开工,他按照“古法”,准备做两把师父传下来的壶,一把是《满瓢》,一把是《茄段》。我最初的工作是在现场记录,除了文字,还有视频音频。我们的配合还算默契,不过事情的进展,常常会因为我的缘故停顿下来——或是外出讲学采风,或是接待来访来客。陶中先生古风扑面,总是不急不躁,顺其自然。其间,2018年,我因为多年前的一个因缘,去比利时和台湾地区采访,导致另一本书稿《忘记我》的催生,“古法制壶”的事,就被长久地耽搁下来,他也不催,笃笃定定。但只要我有空找他,他便立即可以进入工作状态。其为人做事之认真、诚恳,令人感佩。

时任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黄小初先生得知我正在写“古法制

壶”,当即表现出一个职业出版人的高度敏感——按过去我们的情谊,他几乎是给我下达了命令,书稿必须给出版过《布衣壶宗》的江苏文艺出版社。并且,他表示,和《布衣壶宗》一样,他要来做这本书的第一责编。小初兄还与编辑室主任张黎专程赶到宜兴,在葛陶中工作室一锤定音,把书名定为《做壶》。

之后的两年,因为写《忘记我》,我不得不把《做壶》放下了。但在心里,我还是会经常想起它。一直到2020年春天,我终于从“二战欧洲”的氛围里走出来,当我挥别《忘记我》,再次坐在葛陶中的工作室里喝茶时,感觉时光荏苒,岁月不居。真有一种“壶依旧,人已老”的感觉。

用近10万字做一把纸上的壶。让不懂壶的人能看懂做壶的奥秘,并且生出许多意趣和怀想;让懂壶的人读后也觉得受用,从中获得他们之前没有的视野和认知。并且,要回答什么是“古法制壶”,我这个定位有些偏高。通过几年来的阅读和书写,终于明白一个道理,茶之真香,要靠茶壶来催发,所以,“宜茶性”,是一个壶手首要考虑的东西。茶性通人性。所谓古法制壶,就是古人在制壶的时候,总是想着,如何让饮茶者,通过这样一把壶,最大程度地焕发茶的灵性与韵味,并且,把这种灵与味传递给饮茶者。

其次,要相信,茶也一定会以

它的灵气来熔铸壶魂。一把壶的气质,还要茶来养。所谓壶魂,也是一团气。茶入壶中,要对味,就像一对伉俪,处到最佳处,会有夫妻相。茶和壶的气息融到一起,还会熏染持壶人的气息,壶面即人面,所有的气息加到一起,便是包浆。

所以,你可以改壶型,可以变气质,可以塑灵气。前提是,你得尊重自然法则,把最大的“真”还给真。

这应该是顾氏赋予“古法制壶”的内涵。

我喜欢《做壶》这个朴素的名字,也为写此书尽了最大努力。我得承认,写这部作品的难度,超过以前写的那些紫砂散文。制壶领域里,很多生涩的术语、行话,做壶过程中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

传的手势、作法,成型的方言表述等等,常常让我在写作中举步维艰。我也不止一次有过实在写不下去的状况,只能拿起电话,于是葛陶中来了,他总是自带一个保温茶杯。我们一起反复调看他做壶的视频,然后他为我耐心地讲解某个我不理解的细节,一边讲的时候,还拿过一张纸,把原理和步骤画给我看。这样的场景,现在回想起来,很是温馨。

2020年11月,书稿完成。江苏文艺出版社新任社长张在健一行人为《做壶》一书来宜兴看我。我们一起到葛家拜访,当一起站在顾景舟的紫砂雕像前合影时,我的内心不免感慨。此书得此关爱,这是《做壶》的造化,也是紫砂的福分。



岷水流过都江堰

宋扬

“地不满东南,故水潦尘埃归焉。”千水自西来,万源终归东。每一滴水都逃不出造化安排,每一条江河都沿着自西(北)向东(南)的路径奔流不息,或万马齐喑、粗犷奔腾,或夹岸桃花、温婉无声。

有一条江,曾一度被视为长江正源,也沿着这个轨迹昼夜不舍。它从川西高原阿坝藏族自治州弓杠岭和郎架岭的雪山之巅出发,穿成都平原,经青神、乐山、犍为,于宜宾注入长江。它就是天府之国的母亲河——岷江。

岷江于幽微处发端。见过壶口瀑布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雄浑,见过庐山之巅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俊逸,见过三峡大坝“高峡出平湖”的深瀚,谁能想象水的原初,只是雪山山顶的一片雪,或是地底下的一眼泉。水的流动与归宿,是征服,是裹挟,是冲撞,是凝聚,是操着不同乡音、携带不同土质的水民族的融合、分离、再融合,最后百川归海,到达宿命的终点。

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没有千秋西山雪,成都市区可行万里船的锦江(岷江支流)就是一沟死水,甚至连那死水也没了来处。岷江是成都平原头顶地道的悬江,如果信马由缰,任冲出川西山谷的岷江水恣意突奔,成都注定会被洪水淹没。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,水的润泽与杀伐从来相生相伴,一如人的敬畏带给水尊严,

也如人的无知和生存的无奈带给水羞辱与伤害。

不到都江堰,你对蜀水的理解一定是偏颇的。你会错觉于蜀水只是“黄四娘家花满蹊”的雅致,只是“影入平羌江水流”的宁静,只是“门泊东吴万里船”的喧嚣,只有登上玉垒山,你才能读懂锦江秋色自天地汹涌而来的大气魄,读懂造就这蜀山秀色的正是眼前波澜壮阔的滔滔岷江。无数次见过水,见过无数水,都远不及站立鱼嘴(分流堤)前,望蜀水滚滚西来,仰天啸,壮怀烈,不由萌生出按剑侠客萧萧寒风中与天地对峙的豪迈,恍惚间,感觉自己突然化为了一柄劈波裂浪的利剑,和鱼嘴一道,一个猛子深扎水中。这一扎就是上下两千年,从李冰挥动入水令旗的一刹,就做了一名旷世不朽的兵。剑锋所指,鱼嘴所向,岷江水曜然二分,冬夏枯荣,水退水升。

人与水的初战,与自然斗其乐无穷的豪迈和对水性的尊重双管齐下,力量,驯服,诤哄,疏导,各显神通。被分水堤切割到内江的水,并未就此举起投降的双手。离堆前,洄水窝,潜龙至此,误入浅滩不战而屈人膝下的屈辱感,终于有了发泄之所。如飞龙在天,回旋,拉升,蹿射,沉入,翻涌,惊涛拍岸,溅玉飞雪,抛撒龙鳞万万千。离堆之上,稳踞伏龙观。这又是一个英雄

的传说——李冰父子治水时制服岷江孽龙,将其锁于离堆下的伏龙潭。登临伏龙观楼头,极目岷江之源,千载白云浮玉垒。

几番苦痛,纠缠,挣扎,消磨最后一丝愤怒,水龙在宝瓶口找到出口,幻变为江安河、走马河、柏条河、蒲阳河,流向广沃的成都平原,是都江堰这颗永不停止跳动的心脏搏射出的生命之血,每一股又延伸到更贴近城市、乡镇、村庄的毛细血管,水网纵横。岷江从山谷冲出来时,是一首九曲回肠的川江号子。奔涌到伏龙观下,是一曲命运与抗争的交响。流过宝瓶口,流过都江堰城区的南桥,流进漠漠大荒,岷江的沉闷呜咽才渐渐止。平原如砥,如刚猛的拳头砸在棉花堆上,岷江不可一世的奔涌之力悄悄被阔野化解。至此,我宁愿称它为蜀水,温婉、平静、潺缓的蜀水。恰似孙悟空取经路上遭逢九九八十一难,都江堰水利工程终以佛一样的胸怀,道一样的智慧抚慰了一颗冥顽的心,汹涌的岷江这才接受了蜀人对旧河山的重新安排,完成了岷江与天府之国美名的相互成全。

先民开掘道路,多沿江而建,江有多长,路就有多长。岷江东畔,“松茂古道”是沟通成都平原和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、文化的一条重要走廊,是连接藏、羌、回、汉各民族的一条纽带。“松茂古道”纤

瘦,宽不过两米,最窄处两人不可并行,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”。“西关”“玉垒关”高耸于江边玉垒山的虎头崖上,扼古道之咽喉。雄关外,秋草碧云天。朽木苍苍,不附片肌,早已被岁月和千年风雨剥蚀到只剩枯干的骨头。“松茂古道”也幽长,自都江堰南街至阿坝州松潘县,全长三百多公里,再延伸,甚至可抵达更远的新疆、西藏。古道蜿蜒于重山叠岭之间,像跋涉其间以脚步丈量生命韧度的背夫、马帮一样沉默、坚毅。如果说岷江是自上而下单向滋养,那么,这条“南方丝绸之路”中的重要一段就是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民族互通的试探、汇入与融通。

岷江之滨,从“松茂古道”,到“成阿公路”,到“都汶高速”,到正在建设的西成高铁,未来,人们可以各种方式进入莽莽蜀山,追溯蜀水之源。老子云:“譬道之在天下,犹川谷之于江海”,都江堰是蜀地天水、灵山、智人的协和统一,人与山与水和谐共生,这是水之道,是山之道,也是人之道。

与都江堰水利工程兴建时间大致相当的陕西郑国渠、广西灵渠早已作古,而都江堰水利工程却百代长春,以不变的流淌,向下,向外,再向下,再向外,恒定为成都平原输送生命之源。“岷三江,首大江出汶山。”岷江西来,滔滔流过都江堰。这一流,就是千年,万年……